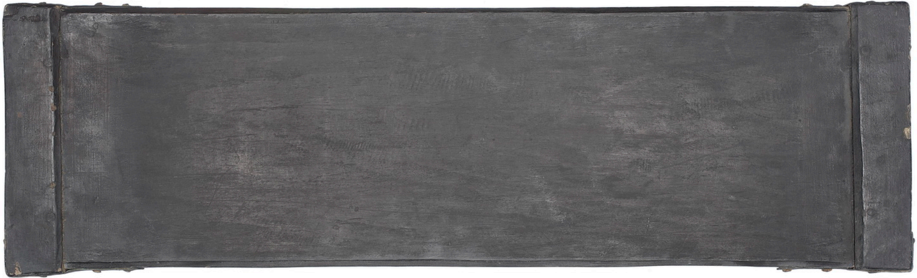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一
梁建初寺沙門釋僧祐撰
中論序第一 長安釋僧叡
中論序第二 曇影法師
百論序第三 僧肇法師
十二門論序第四 長安釋僧叡
成實論記第五 出論後記
略成實論記第六 新撰
成實論抄序第七 周顒
訶梨跋摩傳序第八 江陵玄暢作
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第九 未詳作者
比丘尼戒本出本末序第十 出戒論記
比丘大戒序第十一 出戒論記
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第
十二 竺曇無蘭
關中近出尼二種檀文夏坐雜十二事
并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第十三
摩得勒伽後記第十四 出經後記
善見律毗婆沙記第十五 出律前記
千佛名號序第十六 出賢劫經 竺曇無蘭
中論序第一 釋僧叡
中論有五百偈龍樹菩薩之所造也

肆



以中為名者[illegible]照其實也以論為稱者盡其言也實非名不悟故寄中以宣之言非釋不盡故假論以明之其實既宣其言既明於菩薩之行道場之照朗然懸解矣夫滯惑生於倒見三界以之而淪溺偏悟起於厭智耿介以之而致乖故知大覺在乎曠照小智纏乎隘心照之不曠則不足以夷有無一道俗知之不盡則未可以涉中塗泯二際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是以龍樹大士折之以中道使惑趣之徒望玄指而一變括之以即化令玄悟之賓喪諮詢於朝徹蕩蕩焉真可謂理夷路於沖階敞玄門於宇內扇慧風於陳枯流甘露於枯悴者矣夫百梁之構興則鄙茅茨之仄陋覩斯論之宏曠則知偏悟之鄙倍幸哉此區區赤縣忽得移靈鷲以作鎮險詖之邊情乃蒙流光之餘惠而今而後談道之賢始可與論實矣云天竺諸國敢豫學者之流無不翫味斯論以為喉衿其染翰申釋者甚亦不少所出者是天竺梵志

名賓羅伽秦言青目之所釋也其人雖信解深法而辭不雅中其中乖闕煩重者法師皆裁而裨之於經通之理盡矣文或左右未盡善也百論治外以閑邪斯文袪内以流滯大智釋論之淵博十二門觀之情詣尋斯四者真若日月入懷無不朗然鑒徹矣予翫之味之不能釋手遂復忘其鄙拙託悟懷於一序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釋耶蓋是欣自同之懷耳

中論序第二

曇影法師

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宗非無契而契之者無心故至人以無心之妙慧而契彼無相之虛宗内外並冥緣智俱寂豈容名數於其間哉但以悕玄之質趣必有由非名無以領數非數無以擬宗故遂設名而名之立數而辯之然則名數之生生於累者可以造極而非其極苟曰非極復何常之有耶是故如来始逮真覺應物接麁啓之以有後為大乘乃說空法化適當時所悟不二流至末葉象教之中人根膚淺道識不明遂廢

豐藏經集序卷上　第四張　豐

熟守筌存指忘月觀空教便詣罪福俱泯聞相說則謂之為真是使有無交興生滅迭爭斷常諸邊紛然競起時有大士厥号龍樹爰託海宮逮無生忍意在傍宗載隆遺教故作論以折中其立論意也則無言不窮无法不盡然統其要歸則會通二諦以真諦故無有俗諦故無無真故無有則雖無而有俗故無无則雖有而無雖有而無則不累於有雖無而有則不滯於无不滯於無則斷滅見息不存於有則常等氷消寂此諸邊故名曰中闡彰析微所以為論是作者之大意也亦云中觀直以觀辯於心論宣於口耳羅什法師以秦弘始十一年於大寺出

百論序第三　釋僧肇

百論者蓋是通聖心之津塗開真諦之要論也佛泥洹後八百餘年有出家大士厥名提婆玄心獨悟俊氣高朗道映當時神超世表故能闢三藏之重關坦十二之幽路擅步迦夷為法城塹于時外道紛然異端競起邪辯逼真殆亂正道乃仰慨聖教之陵

遲俯悼群迷之縱惑將遠拯沉淪故
作斯論所以防正閑邪大明於宗極
者矣是以正化以之而隆邪道以之
而替非夫領括衆妙孰能若斯論有
百偈故以百為名理致淵玄統群籍
之要文義婉約窮制作之美然至趣
幽簡尠得其門有婆藪開士者明慧
內融妙思奇拔遠契玄蹤為之訓釋
使沉隱之義彰於徽翰諷味宣流被
於來葉文藻煥然宗塗易曉其為論
也言而無當破而無執儻然靡據而
事不失真蕭焉无寄而理自玄會
返本之道著乎茲矣有天竺沙門鳩
摩羅什器量淵弘俊神超邈鑽仰累
年轉不可測常味詠斯論以為心要
先雖親譯而方言未融致令思尋者
躊躇於謬文摽位者乖迕於歸致大
秦司隸校尉安城侯姚嵩風韻清舒
沖心簡勝博涉內外理思兼通少好
大道長而彌篤雖復形羈時務而法
言不輟每撫茲文所慨良多以弘始
六年歲次壽星集理味沙門與什考
校正本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一 [illegible]

不尋簡而必詣宗致劃介無閑然矣論凡二十品品各五十偈後十品其人以為無益此土故闕而不傳冀明識君子詳而覽焉

十二門論序第四 僧叡法師

十二門論者盖是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軌也十二門者捴衆枝之大數也門者開通無滯之稱也論之者欲以窮其源盡其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源之不窮則衆塗扶疏有殊致之迹殊致之不夷乖趣之不泯大士之憂也是以龍樹菩薩開出者之由路作十二門以正之正之以十二則有無兼暢事無不盡事盡於有无則忘功於造化理極於虛位則喪我於二際然則喪我在乎落筌筌忘存乎遺寄筌我兼忘始可以幾乎實矣幾乎實矣則虛實兩冥得失無際冥而無際則能忘造次於兩玄泯顛沛於一致整歸駕於道場畢趣心於佛地恢恢焉真可謂運虛刃於無間奏希聲於宇內濟溺喪於玄津出有无於域外者矣

三藏記第十一　第十張　丹

哉後之學者美路既坦運涯既開眞得振和鑾於兆眞馳白牛以南迴悟大覺於夢境即百化以安歸夫如是者焉復知曜靈之方盛玄陸之未希也哉叡以鄙倍之淺識猶敢明誠虛開希懷宗極慶日用之有亘冥撫訝之能殖況才之美者乎不勝敘仰之至敢以能辯短思序而申之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其能益也庶以此心開自進之路耳　羅什法師以秦弘始十一年於大寺出之

成實論記第五　出論後

大秦弘始十三年歲次豕韋九月八日尚書令姚顯請出此論至來年九月十五日訖外國法師拘摩羅耆婆手執胡本口自傳譯曇晷筆受

略成實論記第六　新撰

成實論十六卷羅什法師於長安出之曇晷筆受曇影正寫影欲使文玄後自轉為五聚餘悉依舊本齊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餘人請定林僧柔法師謝寺慧次法師於普弘寺迭講欲使研覈幽微學通疑執即座仍請祐及安樂

智稱法師更集尼衆二部名德七百
餘人續講十誦律志念四衆淨業還
白公每以大乘經淵深漏道之津涯
正法之樞紐而近世陵廢莫或敦修
棄本逐末喪功繁論故即於律座令
柔大等諸論師抄比成實簡繁存要
略為九卷使辭約理舉易以研尋八
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設三業三品
別施奬有功勸不及上者得三十餘
件中者得二十許種下者數物而已
即寫略論百部流通教使周顒作論
序今錄之于後

抄成實論序第七

周顒作

尋夫數論之為作也雖製興於晚集
非出乎一音然其所以開家命部莫
不各有弘統皆足以該領名數隆替
方等羿關顯益不可訾言乎如成實
論者總三乘之秘數窮心色之微閑
標因位果解惑相馳凡聖心樞罔不
畢見乎其中矣又其設書之本位論
為家抑揚含吐咸有憲則優柔闡擇
動關擗刹自發聚之初首至道聚之
末章其中二百二品鱗綵相綍莫不

言出於輿典義溺於邪門故必瞻引
條繩砕陳規墨料同洗異峻植明塗
禆濟之功寔此為著者也既効宣於
正經無涉乎異學雖則道添小流貫
乃有殊方教是以今之學衆皆云志
存大典而發跡之曰無不寄濟此塗
乘津鶩水本與長路其書言精理暗
思味易軌頊遂趣路爭流童齗相疇
又卷廣義繁致功難盡故曼徙不旋
終始正務須涅洹法華雖或時講維
摩勝鬘頗參餘席至於大品精義師
匠蓋疎十住淵弘世學將殊皆曲蘊
屢於論家求均于弱長是使大典搆
無義種行轉輿言悵悼側懷悲安成
實既有功於正業事不可闕學者又
遂流於所趣此患宜裁今欲內全成
實之功外彌學士之慮故銓引論才
倫詳切緩刊文在約降為九卷刪賸
採要取効本根則方等之助無辭學
者之煩半遣得使功歸至曲其道弥
傳彼若諸經無墜於地美業在心源
廣無裁削之累金典故全豈有妨於
好學相得意於道心可不謀而隨

喜也

訶梨跋摩傳序第八　江陵玄暢作

余尋訶梨跋摩述論明經樞機義與後進所馳荊州暢公製傳頗徵事跡故復兼錄附之序末雖於類為乖而顯證是同焉

訶梨跋摩者宋稱師子鎧佛泥洹後九百年出在中天竺婆羅門子也若人之生也固亦命世而誕幼則神期秀拔長則思周變通至若世典圍陁並是陰陽奇術提含高論又亦外誥情辯皆經耳而究其幽遇心而盡其妙直以世訓承習弗為心要也遇見梵志導以真軌遂抽簪革服為薩婆多部達摩沙門究摩羅陁弟子其師既器而非凡即訓以名典迦旃延所造大阿毗曇乃有數千偈而授之曰此論蓋是眾經之統例三藏之要目也若能專精尋究則悟道不遠矣是跋摩敬承鑽習功不踰月皆精其文義乃慨焉而歎曰吾聞佛音虛寂非名相所識神澄妙絕罕常情彼測故為先達之所遵崇我亦注心歸仰如

今之所禀唯見浮繁妨情支離害志
經云名相竟無妙異若以為先聖應
期適時之漸斯則教之流非化之源
矣遂乃數載之中窮三藏之旨考九
流之源方知五部創流盪之基迦旃
啓偏競之始紛綸遺蹤謀方百轍由
使歸宗者昧其繁文尋教者惑其殊
軌夫源同末異乃將衰之徵然頹綱
不振亦弘道者之憂也遂抗言五異
辯正衆師務遵洪範當而不讓至乃
斂捷鋒起苞籠群達辯若懸河清
對無滯于時衆師雷動相視闕如後
以他日集而議曰此子恃明凌轢舊
德振言有本末易可傾邁年值此運
也如何或有論者曰豈唯此子才明
過人抑亦吾等經論易窮可意謂學
無自足闇則諸明明昧之分已自可
知何為苟守偏識不師廣見耶諸耆
德曰相與誠復慕明情深而忝世宗
仰于茲久矣當不能忽廢舊業問道
少年明矣何者夫根同葉散像數自
然五部之興有自來矣但當敦其素
業祗而行之既生屬千載之末孰能

述軌正法之初哉且跋摩抽簪之始
受道吾黨中參異學已自離群夫
師祖不同所以五部不離黜異之制
蓋先師舊典幸可述其獨見之明以
免雷同之衆跋摩既宏才放達廣心
遠度雖衆諸交諠恢然容豫深體忘
懷明遊常趣神用閑邃擇木改步時
有僧祇部僧住巴連弗邑並遵奉大
乘云是五部之本久聞跋摩才超群
彥為衆師所忌相與慨然要以同止
遂得研心方等銳意九部採訪微言
搜簡幽旨於是博引百家衆流之談
以檢經奧通塞之辯澄汰五部商略
異端考覈迦旃延斥其偏謬除繁棄
末慕存歸本造述明論厥號成實崇
附三藏準列四真大明筌極為二百
二品志在會宗光隆遺軌廣廢乖競
共遵通濟斯論既宣瀾懿響革旬日
之間傾震摩竭于時天竺有外道論
師云是優樓佉弟子明鑒縱達每述
識正之辯歷國命訓莫能制者聞花
氏王崇敬三寶將俎其信情又欲振
名殊方遂杖策恒南直至摩竭王闕

[illegible]

不悅即宣業境內有能辯屈之者當
奉為國師闔境莫業皆禪其萬名感啓
才非跋摩孰堪斯舉王闍甚悅即勅
奉迎跋摩既至王便請昇論堂令與外
道決其兩正于時外道志氣干雲乃
慠然而詠曰吾大宗樓迦律藉世師
繁文則六諦同貫簡旨則知異于神
神為知主唯斷為宗敢有抗者斬首
謝焉跋摩既玄才遊世觀之杪然神
期陵霄容無改顏乃慨然對曰異哉
子之談也子所以跨遊殊方將欲崇
其神而長其知也又以斷為宗而自
誣其旨子無知乎神可亡乎神既非
知為神知知知神乎若神知知知神
者誰知若知神知亦神乎外道乃退
自疑曰理必若斷我無知矣知若知
神神非宗矣於是沉惟謝屈心形俱
伏王及臣民慶快非恒即與率土奉
為國師王乃謹其舊衆普忌名賢本
衆相視懷愧闞然咸共遏邀固請書
居王又曰夫帝邪歸正其德弘矣佪
弘教之賢業尚殊背乎遊遺塗濁亂
象軌請以檢一令課昧欽明王即宣

告号為像教大宗由使八方論士渕
異之徒感恩舊决朋契而萃䟦摩
以絶倫之才超群之辯每欲師聖附
經籍同黙異遂博舉三藏開塞之逵
大杜五部乖覺之路難其所執釋其
所難明辯恢廓苞羅衆說理乱叩機
神王若无於是群方名傑莫能異見
咸廢殊謀受道真軌淳化以之而隆
耶謪以之而騫非夫神契實津道參
冲旨孰能盪定群異令廢我求通者
哉所以粗述始末垂諸好事云尒 造諸
數論大師傳並集在薩婆多部 此師既不入彼傳故附於此

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第九 未詳作者

夫窮像於玄原之無始万行始於戒
信之玄兆是故天竺鳩摩羅什法師
心首持誦什言此戒出梵網經中而
什法師少翫大方齊異學於加夷淳
風東扇故弘始三年秦王道契百王
之業奉心大法於逍遙觀中三千學
士與什參定大小乘經五十餘部唯
菩薩十戒四十八輕最後誦出時融
影三百人等一時受行修菩薩道豈
唯當時之益乃有累刧之津也故慧

迦書三千部流通於後代特編相接
属諸後學好道之君子願来劫不絶
共見千佛龍華同坐
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第十
捐黄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言郎鏤
立佛形像興寺無異有寺名達慕藍
百七十僧 比山寺名致隷藍 五十僧 劒慕王新
藍 六十僧 温宿王藍 七十僧
右四寺佛圖舌弥所統寺僧皆三月
一易屋牀座或易藍者未滿五臘
宿不得無依止王新僧伽藍 [illegible]
[illegible] 阿麗藍 [illegible]
輸若干藍 五十比丘尼 阿麗跋藍 [illegible] 右三寺
比丘尼統依舌弥受法戒比丘尼外
國法不得獨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
嶺以東王侯婦女為道遠集斯寺用
法自整大有檢制並三月一易房或
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
百戒亦無師一宿者輙彈之今所出
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舌
弥乃不肯令此戒来東僧純等求之
至勤每嫌此後出法甚難之斯戒未
乃得之其解色以息遅不在也[illegible]

也不欲以止竊不在謹封藏也解色則無情於外形何計餝容與不餝乎不欲則無心於珠玉何須慢藏與緘縢乎所謂無關而不可開无約而不可解也內揵既尒外又毀容麁服進退中規非法不視非時不飡形如朽柱心若濕灰斯戒之謂也豈非聖人善救人故無棄人也哉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達其微防之宜密是故立戒每倍於男也大法流此五百餘年比丘尼大戒了於其文以此推之外國道士亦難斯人也法汰頃年鄙當世為人師處一大域而坐視令无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錯得其藥方一柙持之自隨二十餘年無人傳譯近欲參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關通至於此也賴僧純於拘夷國来得此戒本令佛念曇摩持慧常傳始得具斯一部法矣然弘之由人不知斯人等能尊行之不耳（此戒文與今戒律不同 [illegible]學[illegible]作[illegible]又[illegible]）

釋道安作

比丘大戒序第十一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

者禪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 曹溪戒集序大峯 第七張 卓
之由戶涅洹之關要也戒者斷三惡
之干將也禪者絕分散之利器也慧
者齊藥病之妙醫也具此三者於取
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
家莫不始戒以為基趾也何者雖揔
形形乃百行舟輿也須臾不務不莊
則傷戒之心入矣傷戒之心入而後
欲求不入三惡道未所前聞也故如
來舉為三藏之首也外國重律每寺
立持律月月相聚說戒說戒之日終
夜達曉諷乎切教以相維攝犯律必
彈如鷹隼之逐鳥雀也大法東流其
日未遠我之諸師始奉受戒又之譯
人考校者尠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
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鄴少習其
事未及撿戒遂遇世乱每以怏怏不
盡於此至歲在鶉火自襄陽至關右
見外國道人曇摩侍諷阿毗曇於律
特善遂令涼州沙門佛念寫其梵文
道賢為譯慧常筆受經夏漸冬其文
乃說孝前常行世戒其謬多矣或殊
文旨或粗舉意昔從武遂法潜得一

部戒其言煩直意常恨之而令侍戒
規矩與同猶如合符出門應徹也然
後乃知淡乎無味乃直道味也而慊
其丁寧文多反復稱即命慧常令斥
重去復常乃避席謂大不宜令戒猶
礼也礼執而不誦重先制也慎舉止
也戒乃逕廣長舌相三達心制八輩
聖士珍之寶之師師相付一言乖本
有逆無赦外國持律其事實尒此土
尚書及與河洛其文樸實無敢措手
明祗先王之法言而順神命也何至
佛戒聖賢所貴而可改之以從方言
乎恐失四依不嚴之教也與其巧便
寧守雅正譯胡為秦東教之士猶或
非之願不刊削以從飭也衆咸稱善
於是按梵文書唯有言倒時從順耳
前出戒十三事起中室與檀越議三
十事中至大姓家及綺紅錦繡衣及
七因緣法如斯之比失言多矣將來
學者審欲求先聖雅言者宜詳覽焉
諸出為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蒲陶酒
之被水者也外國云戒有七篇而前
出戒皆八篇今戒七悔過後曰尸叉

須賴屋尸又須賴屋有百七事明也

如斯則七篇矣又傳尸又須賴屋有

百一十事余慊其多侍曰我持律許

口受十事一記無長也尋僧純在丘

慈國佛陀舌弥許得此丘尼大戒来

出之正與侍圖百有一十余乃知其

審不多也然則比丘戒不止二百五

十阿夷戒不止五百也比丘大戒本

欲說戒維那出堂前唱不淨者出次

曰庾跋門怒鉢羅鞞處（可大沙門入三唱）然後

入唱行籌曰頻鐵合陁（[illegible]）阿耆（也土）會

羅遮麗史（行籌）布薩陁（說戒）心蠹栗㮹（之）一

婆揄鞞度（述也）舍羅𡛟𧄼（把籌）說戒者

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

等作為答說戒不来者囑授清淨說

（坐低聲向說者？）說已鄰春夏冬若干日已過去（幾許日？）

僧盡共思惟　一切生死過　求於度世道

若精進持戒　同亦當歸死　不精進持戒

同亦當歸死　寧持戒而死　不犯戒而生

譬如駛水流　日月不常住　人命疾於彼

去者不復還

自此偈以後有布薩羯磨及戒文不

復具寫

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第十二 [illegible]

夫戒者人天所由生三乘所由成泥洹之關要也是以世尊授藥以戒為先焉戒者乃三藏之一也若不以戒自禁馳心於六境而欲望免於三惡道者其猶如無舟而求渡巨海乎亦如魚出于深淵鴻毛入于盛火希不死燋者未之有也行者以戒自嚴猛意五十八法者取道也何難哉蘭自染化務以戒律為意普在於廬山中並僧舒許得戒一部持之自隨近二十年每一尋者恨文質重會曇摩侍所出戒規與同然侍戒衆多施釋法師問侍侍言我從持律許口受有百一十事尓為戒有二百六十也二一訖之莫知其故也尼戒衆多施亦尓百有一十三十事中第二十一二百五十者六長鉢過十日捨隨續言是比丘當持此鉢與比丘僧二十二二百六十者去鉢破綴齋五更未得新鉢故者當歸衆僧推其理宜如二百五十者在長鉢後事與破

鉢并者為重長也余以長鉢後事注
於破鉢下以子從母故也九十事中
多条錯事不相對復從就二百六十
者令事類相對亦時有不相似者重
餅食無餘因緣隨應對重餅不屬人
言不足此除因緣事與別請并故以
對別請此一戒在重餅一戒在別請
亦為有餘緣則得重飯亦得越次受
請也不舒手受食自恐怖教人恐怖
此二戒無對將傳寫脫耶故本闕乎衆
多施亦有不相對不相似者莫知所
以也余因閑暇為之三部合異粗斷
起盡以二百六十戒為本二百五十
者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繫之
於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
一為二者有以三為一者余復分合
令事相從然此二戒或能分句失旨
賢才聡叡若有攬者加思為定恕余
不逮（比丘僧祥後從長安復持本來更得重校時有損益事為定）

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　三部合異二卷

欲說戒維那出堂前唱不淨者出
次曰庚跋門怒鉢羅蜱處然後入唱
行籌

（[illegible]戒說淨行事上 [illegible] 第[illegible]卷 [illegible]）

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

僧何等作為（[illegible]僧和聚會[illegible]戒[illegible]僧有何事[illegible]）答說

戒（僧答言布[illegible]）不來者囑授清淨說（[illegible]）

（淨答言說淨）說已鄉春夏冬若干日已過去

僧盡共思惟　一切生死過　求出度世道

若精進持戒　同亦當歸死　不精進持戒

同亦當歸死　寧持戒而死　不犯戒而生

譬如駛水流　日月不常住　人命疾於彼

去者不復還

自此偈以後有布薩羯磨及戒文也

此二百六十戒七佛偈與常行戒偈

同子戒偈同子戒本無偈想亦同故

不出也而此戒來至揚州法師僧

文曾重有所刪削此是其本未措手

向曾重者也

晉泰元六年歲在辛巳六月二十五

日比丘竺曇無蘭在揚州丹陽郡建

康縣界謝鎮西寺合此三戒到七月

十八日訖故記之

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

事并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第十三

卷初記云太歲己卯鶉尾之歲十一

月十一日在長安出此比丘尼大戒

其月二十六日訖僧純於龜茲佛陁
舌弥許戒本曇摩侍傳佛念執胡
慧常筆受
卷中間尼受大戒法後記云此土無
大比丘尼戒文斯一部僧法久矣吴
土雖有五百戒比丘尼而戒是直歷
所出尋之殊不似聖人所制法汰道
林聲鼓而正之可謂匡法之棟梁也
法汰去年亦令外國人出少許復不
足慧常涼州得五百戒一卷直戒戒
複之似人之所作其義淺近末乃僧
純曇充拘夷國來從雲慕藍寺於高
德沙門佛圖舌弥許得此比丘尼大
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鋼慕法遂
令佛圖卑為譯曇摩侍傳之乃知真
是如來所制也而不止五百數比丘
戒有二百六十問侍所以言莫知其
故也然以理推之二百五十及五百
是舉全數耳又授比丘尼大戒文少將
即用授大比丘法而出其異也八敬
賴義無二亦當依比丘足耳亦當略
授十七僧迦衞尸沙一章也又授比
丘尼大戒尼三師教授師更與七尼

壇外問內法壇外問內法於事為重
設外國師云壇外問當言亦上場
衆僧中當問汝汝當亦答壇上問則
言今衆僧中問汝也亦亦令曇光還
將衣詣授比丘尼大戒定法須報以
為式也授六法文無之也二師兩已
無教授師也上壇僧尼今多益善卷後又記云泰
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歲在鶉尾
比丘僧純曇充從丘慈高德沙門佛
圖舌弥許得此授大比丘尼戒儀及
二歲戒儀從受坐至囑授諸雜事令
曇摩侍出佛圖卑為譯慧常筆受凡
此諸事是所施行之急者若為人師
而不練此此無異於土牛後人也涼
州道人竺道曼於丘慈因此異事来
與燉煌道人此沙門各各所住祠或
二百或三百人為一部僧此比丘尼向
三百人凡有五祠各各從所使僧祠
條雒為界內無共說戒法也常暮說
戒說戒之日比丘尼差三人往白所
條僧云今日當說戒僧即差二人往
詣比丘尼僧知人數還白大僧云比
丘尼凡有若干於某祠清淨說戒普

共聞知如是三白比丘尼便自共行
籌說戒如法僧事曇无云大齊說律六十日竟月亦寄聽若過說
戒亦寄聽戒唯不與舍羅籌耳
七月十五日各於所止處受歲如法
遣三人詣所依僧承受界分齊耳其
餘如僧法此與尼戒違將是不知也比丘尼當三受
戒五百戒比丘尼滿十二歲乃中為
師初受十戒時索二女師當使持律
沙門授戒乃付女師令教道之次受
二百五十戒年滿二十直使女三師
授之耳威儀俯仰如男子受戒法無
異也沙弥離尼受六法元三師沙弥亦無三師一師而已耳六法云二百五十謬傳之也
受戒後周一年無誤失乃得受戒五
百戒後受戒時三師十僧如中受時
直使前持律師更授二百五十事合
前為五百耳直授之不如中受時問
威儀委曲也戒文如男子戒耳事事
如之無他異也授戒立三尼師一持律比丘僧授戒場四住屋下此言十
僧後授不委曲與授文反未詳所出也

摩得勒伽記第十四　出經後記

宋元嘉十二年歲在乙亥楊州聚落
丹陽郡秣陵縣平樂寺三藏與弟子
共出此律從正月起至九月二十二

日卒成二十五回寫畢白汝漫遠
張道孫發信執寫
善見律毗婆沙記第十五
齊永明十年歲次實沉二月十日禪
林比丘尼淨秀聞僧伽跋陀羅法師
於廣州共僧禕法師譯出梵本善見
毗婆沙律一部十八卷京師未有渴
仰欲見僧伽跋陀其年五月還南憑
上寫來以十一年歲次大梁四月十
日得律還都頂禮執讀敬寫流布仰
惟世尊泥洹已來年載至七月十五
日受歲竟於衆前謹下一點年年如
此感慕心悲不覺流淚
千佛名號序第十六
賢劫經說二千一百諸度无極竟喜
王菩薩仍問今此會中無有大士得
此定竟入斷八千四百諸度無極及
八万四千度無極法入八万四千諸
三昧門乎佛答言有不但此諸開士
也當來賢劫一千如來亦得入也除
四正覺喜王白佛唯願世尊說諸佛
名字姓號佛為喜王說諸佛号字
字一千佛之有長而興並發意二品

重說皆齊慧業而止以此二品撿之
有以二字為名者三字名者有以他
字足成音句非其名号亦時有字支
異者相校本一耳將是出經人轉其
音辞令有左右也長而有者或當以
四五六字為名号也興立發意不盡
名自慧業以下難可詳也余今別其
可了各為佛名意所不了則全舉之
又以字異者注之於下然或能分合
失所深見達士其有覺省可為改定
恕余不逮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